

一
鐙樓文集 閩縣林實馨著

一
鐙樓文集

吳北江署



閩縣林氏一鐙樓叢書之三

一鐙樓文集目錄

與徐鈍根書

書卓君庸師用筆九法後

贈張次溪序

冷腸軒詩詞序

代

送董渚遵南歸序

送陳達序

送魏朝宗序

李母鄭太安人六十壽序

一鐙樓詩集自序

一鐙樓詞鈔自序

重繪寒鐙課子圖記

遊大廟山釣龍臺記

遊景山記

林肅傳

周節母家傳

蕭西蕙小傳

先府君墓表

叔母鄭夫人行狀

綺芬浪墨序

荀息不食言論

贈董生序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河岳地之文也
州木華實鳥獸魚物之文也父子君
臣夫婦共夫和歸順人之文也故深於文者俯
仰天地之大周旋日用之間無入而不自得
焉而文章之傳莫大乎是矣吾國以文
主教於今年未華靡日於實益遠
自以爲文明之族而禮實俱墮實是所

以月三納阮鍾興益甚自取焉尔要友
林實處以詩詞書畫名於世而尤心慕
文子業此者有年其詩詞書畫每已刊
行今其復以畫集問世而諸序於余
讀林子之文益直清健一卒乎性情以
出不假雕琢真純乎文者也今王不省
者其尤重難易之改戰後無虞、自慰

生人之世也吾國之戲文以戲文之奇
此為物證後以河及上編後元集之集
序



著者林實馨氏



林

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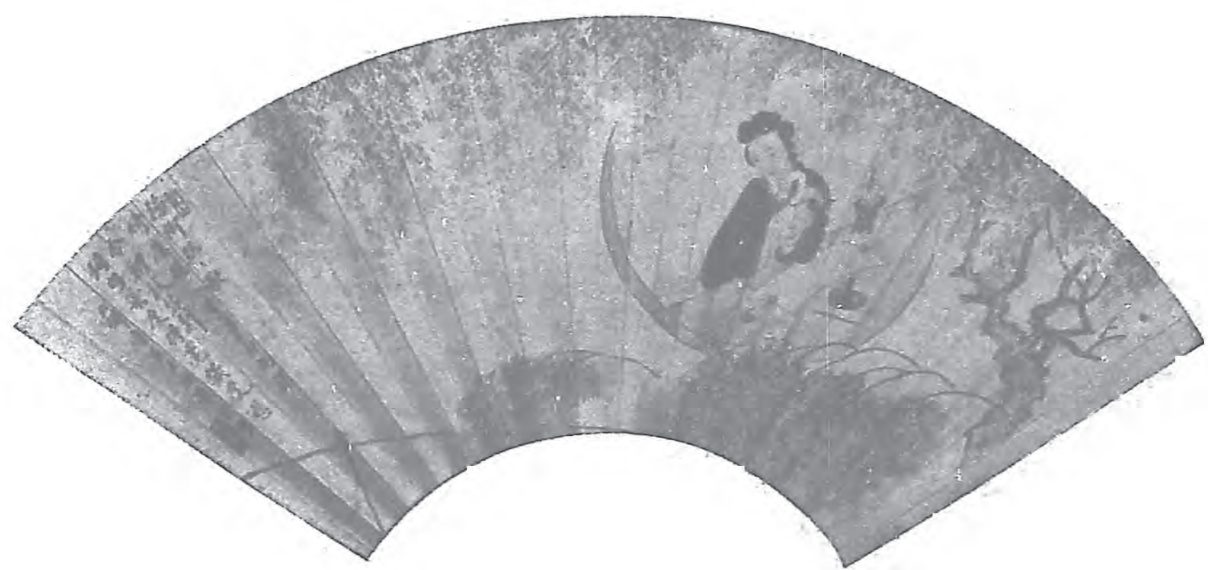
馨

翰

山

水





林 實 馨 繪 柳 窗 停 毫 扇 面

林 實 馨 畫 贊

江東楊雲史

石鼓山農林華字實馨，閩縣林式如季子也，早孤母夫人自課之，年十一始就學，即善繪事，及長工詩文，書學漢篆隸，善畫山水花卉佛像，宗石濤冬心法，間仿元人，遂自成一家，復受業於樊樊山馬通伯姚茫父蕭浩觀，四先生之門，學乃益進焉，性至孝，事母能盡天性，其鄉達陳弢菴題其課子圖曰，莫忘書味一鐙時，遂以一鐙名其樓，久居故都蕭寺，踪迹常在山巔水涯間。與詩人三六橋鄭天放友善，稱其詩如晚唐人，惡世風之日頹，閉戶不出，窮其所業，蓋其詩文書法皆工，而世多知其畫，則爲畫所掩云，

丹青訣電影歌爲齊白石林實馨兩畫師賦

樊樊山增祥

有宋影戲始阜陵，彫繪人物蒙以繒，假師提挈歌且舞，日月不照光在燈，（見呂惠卿對荆公語）訖今七百有餘載，潯南渭北製作精，圓顱方趾不可見，剛如剪貼紙一層，海邦晚出擅淫巧，以電攝影羅萬形，登場恍疑游鏡殿，事事物物俱有情，獨惜歐美師鄕衛，腰探楊柳唇接櫻，東瀛有意整風俗，雅正力與奇表爭，中華字畫有嗜癖，歲幣百萬收吳綾，酒渴詩狂齊白石，機聲燈影林實馨，以二畫師爲導演，揚州八怪呈其能，畫中有畫影中影，風雅好事推伊藤，携林就齊商繪事，蛾眉並是高材生，齊也白髯氣鬱勃，林也鬚髮雲鬚髻，短布衣裁周伯況，敝袍紙補庾蘭成，時維九月暖寒半，東籬菊秀風日晴，兩賢解衣勢磅礴，溪籐端玉陳中庭，曹衣吳帶風水別，粗沈細文神鬼驚，雍邱蘇米接長案，一日宣箋百幅盈，畫成美人恣題品，汝南月旦皆眞評，自入門至評畫止，神工意匠煩經營，一幅一畫照藥鏡，一鏡一影呈紗屏，一人一態無褻嫚，士則狂狷女則貞，影齣蟬嫣過千尺，伊藤捲紙歸東京，東人雅愛樊山筆，影中惜少畫妃亭，

此題若時賢爲之，直無從著手，老人好爲其難，以兩君皆摯友故，若他人欲得此詩，雖千金不易也，

樊山

一 鐙樓文集序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河岳。地之文也。草木華實。鳥獸蟲魚。物之文也。父慈子孝。兄友弟共。夫和婦順。人之文也。故深於文者。俯仰天地之大。周旋日用之間。無入而不自得焉。而文章之傳。莫大乎是矣。吾國以文立教。數千年來。華靡日增。於實益遠。自以爲文明之族。而望實俱墮。實無所以自立。禍亂踵興。蓋其自取焉爾。吾友林實馨。以詩詞書畫名於世。而尤心慕文事。業此者有年。其詩詞書畫。多已刊行。今茲復以文集問世。而請序於余。余讀林子之文。質直清健。一本乎性情以出。不假雕琢。真純乎文者也。今天下脊脊大亂。亞難未已。歐戰復興。廩廩然思生人之且盡也。吾國義文之教。久已弃如芻狗。誰復顧及之。循撫茲集。不禁喟然長歎已。

庚辰五月桐城吳北江序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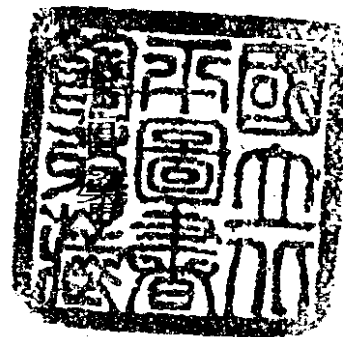
余少時好古文辭。尤喜背誦唐宋八家文。幾至廢寢忘食。久之略悉文之體裁。顧窮鄉僻巷。終乏師友指教也。歲戊午。負笈京師。值先伯父琴南公。設會講學。嘗屋角旁聽。始略知文之源流變化。與夫精義所在。閒遂稍稍習爲之。不敢自信。亦無人信余之能文也。後以饑驅。設館課徒。幾經同人慫慂。詩集詞鈔。先後付梓。而所嗜之古文。獨付闕如。念念在懷。未嘗一日忘。雖然。京師人文淵藪。余何敢以文傳。但敝帚自珍。亦人之常情。此余刊文之宗旨。不暇計及世之毀譽也。余無文不敢自信。安敢求信於人哉。庚辰五月。閩縣林華自序於大佛寺一鐙樓。

一鐙樓文集

閩縣林

與徐鈍根書

華在南中。甫能山水時。即聞遺老言。清苑徐鈍根。宗法雲林。夢寐中欲求爲莫逆交。顧南北隔閼。未得一識。荊州也。迨至京師。先世父琴南公。以華喜雲林山水。欲與雲林交。已無其人。求一今世之雲林。舉徐墀名於華。華雖未謀面。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山水。髣髴雲林。始信遺老言爲不謬也。今夏四月。有蘇少川者。代徵及下走。走於六法。素少師承。慚媿交併。以執事山水之大家。而求諸海隅孤陋之林華。華敢以不藝辭乎哉。延夏入秋。病魔纏身。荏苒半載。竟未報命。頑鈍廢禮。一至於此。正擬拜謁謝罪間。蘇少川告華。執事已受撫甯劉將軍聘行矣。又不得一晤。亦實誤於華之迂嬾遲廻也。夫今世之所謂畫者。華知之矣。



禿筆濃墨。塗抹紙上。偶展名園中。大言於人曰。吾法石濤也。徐渭也。高者叩謁。當世名流。予題數言。以欺人世。華所不取也。徐渭不濤之山水花卉。譬諸富家。嘗遍珍羞。然後進以藜藿。乃反適口於珍羞者。爲日非一朝也。今人則不然。執筆學畫。動曰寫意。去六法遠矣。所謂無鳥獲之力。舉千鈞之鼎。能無貽笑大方也乎。華學畫近十年。名不出里門。鬱氣填胸。不得其平而鳴。執事其以華爲何如人乎。秋漸寒矣。諸維珍攝。林華頓首。

書卓君庸師用筆九法後

良工雖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舟子善航。不有南針。不易明南北。蓋行不由道。工不師度。其能精且速者鮮矣。惟書亦然。吾國自上古蟲鳥之字創。其法瘦。瘦也鈍。至周而有籀。其法峭。峭也秀。至秦而有篆。其法圓。圓也密。至漢而有隸。隸也方。其法險。降及漢元帝時而有章草。章草者融會金文之瘦硬。篆隸之方。

圓。其法純。純也粹。眞草之所從出焉。同邑卓君庸先生。善書工詩。及計然學。沉潛古學。手不釋卷。築宅西山。顏其櫺曰自青。著章草考補訂急就章偏旁歌。及簿記若干種行世。學子受其薰陶者。旣多且廣。近復以科學法。作漢隸用筆九法。其法簡。簡也捷。依科學原理。以點綫角圓四形爲基。變成九法。九法者。曰點。曰橫。曰直。曰左斜。曰右斜。曰左轉。曰右轉。曰左旋。曰右旋。原原本本。言之綦詳。先生謙讓。謂可行之童蒙。華一日將先生法。作金文分隸。如良工之獲規矩。舟子之得南針。始憬然悟。知先生研究之有素也。且夫昔人有竭一生之力。埋頭數百碑。而不知側筆磔筆之先後者。視先生九法。當亦拍案稱善無疑義耳。憶華童時。家貧僻居鄉間。庭植荷花三五盆。就盆旁置方磚大筆各一。天方曉立庭中。把筆濡水。習壁窠一句鐘。日以爲常。所習者爲歐米帖。初於金文篆隸。惡其繁亂無章。不知可用科學捷徑法也。先生之功大矣哉。歲戊午。游京師。高畊愚中表函介。始識先生。諸承啟迪。感荷良深。爰貢數語。以誌附驥。

贈張次溪序

東莞張次溪。余同門友也。年十八。能以文章驚世之長老。以書遺余。索言者再。將以續刻於拜袁讀書堂。聞斯堂成時。康南海施涵宇。曾題咏勗美之於前。余能無言乎哉。方余年十八時。有志結廬於石鼓旁崩峯。家貧母老。丐食於人。區區莫償其讀書之願。次溪年十八。文已斐然。與余十八時。茫然一農夫。相去奚啻霄壤乎。余聞古之人。讀書多結廬深山窮谷中。人跡罕到之地。次溪則居京師人海中。蓋以親老不忍遠離也。溯古來名士。多出於孝子。次溪孝而力學。余知其必出人頭地也。余不恒爲文。文章將屬之次溪。以次溪之才之美。余知其必有成也。次溪勉乎哉。昔陳後山年十六時。以文鳴曾南豐前。五百年後。復有張次溪。以文驚今世。曾南豐之吳北江。夫冰出於水。而寒於水。又安知學生受教於先生。不有勝諸先生之日耶。顧文不可不讀書而成。氣不得不涵養而充。次溪若徒自恃乎年少聰明。則負於聰明者猶小。而負乎吳北江沈南野之期。

許誠可惜也。余知次溪必不負吳沈二先生之期許。與余之所屬也。誠如斯言。下帷讀書。孜孜不懈。次溪之文思。必將日進無疆。不讓古人專美於前矣。數百年後。碩彥名流。遊覽張園記中。其必曰東莞張次溪拜袁讀書堂之遺址在焉。而爲之低徊不能自己也。次溪勉乎哉。

冷腸軒詩詞序

代劉潤生作

歲丁巳戊午。余留學東京。課暇偶步坊間。見詩學津梁。宋詩源詞選諸本。叩之坊友。始知輸自我中國也。余留日二載。深知日人欲學我國詩詞者。焚膏繼晷。惟恐不及。余生詩詞之邦。深媿未能。而反居日人之後也。慕友長白張子鶴。狷介貧士也。能於軍書餘晷。發爲詩詞。轉瞬而成。間有轉韻至數十者。昔子建七步成章。今世捷材詩人。余交稀。所識祇子鶴一人耳。子鶴詩詞多詠時之作。一日袖其冷腸軒集見盼。余於詩詞。素乏深究。喜其於羽檄飛書之際。而成此巨

軼。洵難能也。余平日恐後人者。今見子鶴而自笑其過慮焉。且夫詩詞乃陶寫性情而發。必謂分唐界宋。辦香某氏。非余之所喜。亦非子鶴之所願也。

送董渚遵南歸序

丁卯二月二十一日。鄉先生董渚遵告歸。既同徐晴瀛謝希齊。餞於酒樓。酒間高談時事。已而慨然。傷國勢之日非。政府用人之失當。明日以詩五首留別。余素嬾吟詠。又乏步韻才。貧不爲文者數年。摯友若渚遵。安能無言以壯其行乎。夫有過人之才。必有特立不阿之性。有特立不阿之性。而其才果能超人者。未見其人焉。余居京師十載。得不阿人過人之才一。董渚遵是已。渚遵與余。以薦任職分發於京兆尹公署。屢不得志於長官。抑鬱無聊者。已非一日。茲渚遵告歸。余爲升斗之需。不能同進退。有媿於陶潛之不折腰。黔婁之悲嗟來。然則余之志可知矣。抑余有老母。古來人子悅親。委屈求斗升之祿者有之。渚遵以過

人之才。必能諒折腰之米。嗟來之食也。渚遵行矣。耿介之友日稀。余將於古人中友之。渚遵鄉居。舍余友外。余知亦必於古人中友之。

送陳達序

承基居閩。聞余居京師。以文章丹青名當世。結交名公巨卿。籌資二百金。別其父母妻子而來。至則南蠻馱舌。數訪始晤余於大佛寺。余門無僮僕。時際嚴冬。衣破衣。生火廡下。問余名。始知破衣生火者余也。驚愕者半晌。曰。意子必駟車輕裘。何一寒至此極也。承基此來。謀館所。依賴者惟子。子將有以助之乎。曰。余之寒。病於不阿俗。今君至。典吾琴。鬻吾畫。作痛飲則可。至於阿俗則不可。已而得其戚謀。司事於某局。月薪不足餬口。大失所望。旋復得其友函薦廈門大學。秋間擬經商南洋。過余曰。承基雖客京師數月。深惡宦海浮沉。即得一事。不旋踵失之。終如無事。子不阿俗。請乞言爲別。比得一事。固吾喜也。余旣贈董渚。

遵南歸矣。承基與渚遵同舟。更不能吝於一文。世之亂也久矣。政府庫空如洗。搜羅乏術。長安非久居之地。余屢作歸計。無半畝田。終不得諧宿願。夫官虛名也。有何可爲。矧巢父許由。際昇平之時。視至尊如敝屣。孔門弟子。有貨殖者。陶朱猗頓。亦能留名於史乘。余聞南洋經商。獲利較易。以君之善於貨殖。長英法二國文。它日捆載而歸。約余海外遊。參觀埃及巴比倫之古物。承基神色怡然。顧亦余所樂也。承基歸矣。持吾文出示鄉黨鄰里之長老。百人中或二三人曰。君之來耗二百金。行不爲虛。何嘖嘖有所疑。承基云。

送魏朝宗序

挾詩書讀經史皆士也。而能名於一縣者。百無一二焉。名於一郡者。千無一二焉。至於京師。文藝淵藪。而得名者。非有一技特長。出類拔萃。超越乎人。欲求其名。返諸一縣一郡。其難豈祇十倍已哉。余於乙丑二月。賃僧廬於大佛寺。始識

南宮魏朝宗。一見而知其爲耿介士也。朝宗長余約十齡。學北魏書。善擘窠大字。浮沉軍部七載。欠薪達三年。朝宗處之裕如。日優游於殘碑斷碣。金石瑑刻。幾忘其並日而食也。客歲朝宗以其善書與瑑刻之長問世。乏人介紹。請名於余。余慨然諾之。朝宗書名。遂由京師而大江南北。而海外矣。夫糞字爲糧。固有其事。處茲世人日貧。萬一字不成糧。余知其日寒也。朝宗客夏辭江蘇姜將軍之聘。宵貧守王城。何耿介如是乎。余聞南宮之舊交者曰。南宮之士。禮之如夫子。奉之若神明。於以知朝宗之名於其鄉。蓋文字有以服人也。乃朝宗近復致力乎詩與畫。異日詩畫之益名於世。而魏南宮之名。豈特爲南宮一邑之士所佩仰乎。丙辰某月日清晨。朝宗告余返里。余以病未能送之江亭。計朝宗歸鄉。南宮之士。必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魏先生歸來。吾儕不患無名師矣。

李母鄭太安人六十壽序

古有慶生之文。而壽生者無之。世爲人子者。以親恩至重。不忍湮沒。而壽生之文生焉。歸有光文集。壽文之多。爲世詬病。安知歸集中。壽文爲其特長。夫人子報親之恩。必借名人文傳之爲不朽。若李母鄭太安人者。爲可傳焉。余石鼓農夫也。雖略誦詩書。安能表太安人之賢淑哉。堯騰余友也。知之素審。書事略見委。不敢以不文辭。按略太安人。係烏石鄉望族。鄭士才翁長女。天資純孝。歸活溪先生。生子男三。長堯騰。以世守書香業儒。頗有聲。次堯祥。次堯純。業懋遷。富有矣。三子欲顯其親。求一文以爲榮。適今年十月二十五日。爲太安人六十設輓之辰。環以爲請。太安人以連年兵燹。民生凋困爲懷。三請始可。不許鋪張。復命移所收壽儀。充振貧之用。亦云賢哉。方太安人之幼育於李氏也。威姑年老神昏。多方虐待。始則減衣減食。繼則飼以隔夜之飯。太安人處之泰然。無怨聲。未嘗有一言述諸活溪先生。迨姑氏患偏疾。日在牀褥。太安人侍奉湯藥。求神減壽。日不交睫。衣不解帶。如是者三年如一日。未嘗因姑氏昔日虐待而少惰。

某歲吾閩亂。賊過李門。排扉入。太安人以身先姑出。爲陳家況。賊聞言逡巡去。家得以全。昔盧氏遇亂。以身衛姑。若太安人者。良足媲美。此其最爲難能。堪以稱壽者。至於治家崇儉約。井臼常親操。李氏家能裕如。太安人與有力焉。余居燕市九載。撰壽文若干篇。求文者雖進千金。不能易一言。堯騰爲余至交。濡筆而序之。世人不能以病有光者病余。質諸太安人。其亦微笑而更進一觥乎。

一鐙樓詩集自序

詩因窮而後工。蓋非身臨其境。殆不能窮其狀。故世以詩名者。半皆貧寒之士也。余幼即喜吟咏。顧家貧未得書。每借詩於蕭氏環翠樓。終日抄錄。於零章斷句。頗有所得。迨壯家益貧。餬口四方。雖有紀遊之作。轉徙遷移。泰半散佚。庚申冬。歸自綏遠。寄寓何壽芬嫻丈書齋三年。終日無事。多有得句。輒就正於丈。丈博通經史。尤工於詩。受教良多。嗣廁身仕途。亦少談風雅矣。癸酉六月。設館課

徒暇與同學研究。雖酷暑嚴寒。幾無虛日。以題畫詩爲多。積三年之力。同舊作得二百餘首。並文集詞鈔聯句自秘藏之。未敢示人也。近者及門促梓甚急。自笑蛙鳴蚓唱。貽笑方家。勢所不免。姑先以詩梓。從其請也。嗟夫古人云。詩因窮而後工。今也余詩未見其工。而貧則加甚於昔日。古人豈欺我歟。

一 鐙樓詞鈔自序

余既刊詩集之明年。適逢家國多故。淒涼滿目。尙何填詞之可言。引商刻羽之可歌乎。及門諸子。懼余詞際流離遷徙之失遺也。數促付梓。違之不近理。遂同聯句詞。詩續集合刊。計得詞四十二闕。聯句詞二十六闕。詩八十二首。名之曰一鐙樓詞鈔。流芳乎。遺臭乎。吾不自知。亦不暇計及。世不乏高明。或能知之也。溯乙丑春。賃居大佛寺。屈指十五秋。足不履權顯之門。伏蟄古寺。日惟蒔花藝樹。敲詩填詞以自娛。聞足音蹶然則心動。蓋恐京師人海。古刹臨街。避世之不

深。詞境之未遠也。且余嘗聞窮詩富詞。始得其奧妙。今也處境於荆扉甕牖。藜藿充饑。襤褸蔽身之日。至於金杯玉碗。珊瑚明珠。希世之品。則夢想不到。去富詞之旨遠甚。而竟以詞刊。不亦可笑矣乎。

重繪寒鐙課子圖記

林子既遺圖於申江。一日過卜者而問焉。曰卜何也。曰將卜圖之存否。卜者曰。峴無名小山也。昔羊祜登峴。悲山之常在。與士之湮沒。而不知峴因已而名著也。杜預銘功二石。一置於山。一投諸漢。恐陵谷變遷。是以有二石之刻也。子之圖。將因子而傳乎。子因圖而傳。則千金不易之圖也。吾知不落於庸夫俗士。必落於詩人騷客矣。夫盜圖韻事也。子知之乎。吾語爾。揮子汗。執子穎。心慕手追。重爲之圖。則前者之遺。不猶元凱一石投漢之思乎。何固執積憂而成病乎。圖不得復還矣。吾將賀子。何用卜爲。林子仰天嘆曰。物之美者易於失。圖之神者

易於逸。今余傳家之圖。方半載而亡。則嗜此圖者可知矣。余於圖之失。固抱無窮之憾。它日珠還合浦。同出余筆。異同相證。雖明眼者。亦莫能辨其後先矣。雖然失圖不幸事也。因補圖反傳爲韻事者。是亦一奇事也。余又不得不自慰者。且夫前圖吾寶也。補圖亦吾寶也。不有此遺。則無補圖之事。失一而得一。姑以慰高堂。並誌吾過焉。

遊大廟山釣龍臺記

吾閩多山。晉郭璞稱爲勝地。其尤者莫若大廟山。山位於省治西南隅五里許。釣龍臺在山之陰。祀漢閩越王騶無諸者也。臺畔有古井一。深四丈有奇。相傳龍潛井底。每際風雨大作。聲從井外出。南曰瓜蓮院。考吾鄉每歲六月。瓜熟蓮開之時。士女裙屐。咸集於此。舉報賽之典。志所載瓜蓮會是已。余生好游。北登泰岱。南游吳越。西探函谷。欲以足跡窮天下之名山大川。而去吾家數里許大

廟山。未嘗一臨。王臨川所謂夷而近。嫚則生。不可笑乎。丁卯七月。自京師歸。省親餘暇。始登茲山。右旗左鼓。環拱山外。蓮花峯屹立於後。前望閩江。風帆數百。出沒江干。歷歷可數。誠奇觀也。山側古碑一。高丈許。題曰全閩第一江山。字醇樸。若北魏楊大眼。是日晴。余觀并久。未聞有奇聲。同游者四兄季芳。健於余。

遊景山記

景山居舊都中央。元曰青山。明曰萬壽山。清曰景山。世俗以其地藏煤。名曰煤山。禁藥也。歲己巳某日。政府與民同樂。開放一日。余得登茲山。山周圍二里餘。有峯五。每峯各架一亭。於峯之巔。中曰萬春。左曰觀妙。再左曰周賞。右曰緝芳。再右曰富覽。萬春亭高出地上十丈有六尺。登臨俯瞰。全城風景。儼然在目。胸懷爲之開爽。故都第一高亭也。周賞亭之麓。古槐一。中空可匿人。東伸枝黑如鐵。其下怪石三五者。明懷宗殉國處也。方闖賊李自成。攻陷彰儀門。懷宗聞警。

縊於樹底。血書帛上。朕屍任賊分裂。勿傷我百姓一人。嗚乎是真死社稷之賢君也。清帝入關。束槐木以鐵練。亦歷史上有數之紀念物耳。今者四海一家。萬民同慶。登斯亭者。能無黍離麥秀之感乎。是不可以不記。

林肅傳

林肅字于達。閩人也。世以農起家。父伯行。居喪哀毀。人稱其孝。有清末年國家立砲科學堂於馬江。應試者千人。肅下筆千餘言。考官奇其才。榜放列前茅。不知其爲畏廬先生徒也。畢業後。充海軍烟金砲台副砲長。入京授陸軍部科員。晉少校。終以國家濫用人材。壯志不伸爲憾。妻何氏。女一人。男二人。妻死於瘵。女及次子亦瘳死。公乃厭世禮佛。與僧如實善。寄食大佛寺僧舍。日以禮佛講經爲事。有太虛法師者。設壇講成唯識論於社稷壇。肅徒步聽講。一日雷雨大作。聽者祇肅一人。其勤如此。余貧隱東序。朝夕談詩論文。受教頗多。戊辰六月

二日。肺疾發。死於城西醫院。年四十有六。其友單立人林華。營葬廣渠門外福
建義園。伐石表曰林肅墓。不題陸軍少校。從初志也。長子某前肅一日死。一家
五人。不二年先後亡。亦云慘矣。寺內面余門而居者爲晉賈。視財如命。一日虧
錢一文。而遽責其徒。余因以爲笑談。肅不云然。謂士好名。無異賈之愛財。名利
皆空。人之愚也。有若面垢在己則難見耳。余韙其言。夫世之文學家。爭傳大人
先生。借增聲價。余四年中。哭同門三人。金石家林白水。詞章家徐又錚。刑名家
林宗孟。此三人者。鼎鼎於世。余不之傳。肅之死。非余傳。將不傳。是爲傳。
石鼓山農曰。肅閩中農家子耳。游京師。列畏廬先生門牆。同門中潛江朱羲畹。
杭縣許以栗。都以兄禮事肅。肅不以兄自居。人性本愚。肅之言。足傳世矣。

周節母家傳

周節母。龍山熊汝姑女。歸來鳳周儒堂。事舅姑孝。儒堂習儒。不屑治家人生產。

舉凡柴米油鹽。均節母躬爲之。且能博舅姑懽。初白蓮教之亂。自隣邑竄邑境。既罹兵燹。復遭姑氏病。周家故素封。因而貧焉。已而儒堂設帳。奉甘旨。儒堂有叔弟四人。死二人。季弟在襁褓中。節母撫之。儒堂體羸。欲耀其親。讀書恒午夜不眠。某歲應縣試。場中咯血。扶歸卒。年未三十。節母年僅二十有四。子長者五齡。顧境慘淡。節母幾欲生殉。終以舅乏人養。子乏人撫。勉爲支撐焉。清咸豐十一年春。髮寇石達開。自秣陵犯蜀。路出來邑。握邑符者王某。閉城禁逃徙。及急收命。幸逃避。否則瀕於難。茨崖塘爲龍山之要道。熊氏世所居也。寇氛淺逼。距來六十里。節母復奉舅氏避某邨。某邨爲通衢。寇迷於途。幸得免厄。及平家益寒。賃江西會館花園地。結草屋數椽以居。八口之家。室如懸磬。所倚者節母十指。每殘鐙夜闌。手女紅。口督課。如是者有年。以至子成立授室。不改初志。舅氏享晚年之樂。與有功焉。媳某氏。遺子女九人。節母躬撫之。力令其子。勗孫讀書。近者長孫翰。先後出宰略城澄城山陽臨潼固安。次孫書。畢業法政學校。任

新聞事。頗有勩於國家。節母卒於民國元年某月某日。享壽七十有六。雖不見其孫之騰達。地下有知。必含笑矣。

林華曰。晚清以來。談節孝者。不於通都大邑。每於窮鄉僻野見之。節母事。余聞諸其孫吾友周書。書與余客燕市。余於遺老燕集談論中。得知其爲人。工詩書。勇於國事。嗚呼。燕市人海。濁塵撓人志向。而書如此。翰歷宰繁邑。爲政有聲。則節母之教其子若孫。有以成之。宜周氏世澤綿長無疑矣。

蕭西蕙小傳

崇勳字西蕙。吾閩瓊河人。余師浩觀孝廉次子也。沒將十年。墓誌與傳。尙乏其人。余與西蕙爲總角交。舍西蕙而不傳。於心殊不安。憶余十齡。登蕭氏環翠樓。適浩觀先生歸自京師。以白棗啖余。摩頂而告曰。若少年聰穎。未可量。西蕙似有不悅。因華在校。名常列其後。蕭君百不服人。此其常耳。環翠樓者。蕭氏藏書

處也。樓四圍青翠。不亞西湖。左側荔樹參天。夏時荔熟。纍纍如火齊。又有梅花數本。冬月雪霽。濃香溢樓上。余輩集友十三人。作詩鐘。西蕙多奇句。驚人。其弟崇勳年幼。每集輒勝。世稱神童。其叔友燦。詩思尤濃。余唱元妙句。起立拍案。聲聞戶外。西蕙號余爲怪林。三蕭者。皆華同學友也。余家貧。過訪尤數。每訪必留餽宿。西蕙懸榻以待。親如兄弟。蓋六年矣。歲辛酉。余負笈隨浩觀先生至京師。復因饑驅。就食鷄林雙城子。蕭君旋亦至。異地重逢。喜出望外。顧仕宦風味。比之芸窗。已少遜矣。不數月。余與蕭君。折回京師。復就食於綏遠城。蕭君長察哈爾。石柱子梁鹽稅。塞外風高。某夕公出晚歸。受風得蠱疾。舍鹽差。問醫京師。旋余亦因天寒回京。晤西蕙於病院。氣息奄奄。後十九日卒。年二十六歲。民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浩觀先生哭之慟。余尤悲乎天道無知。而奪吾師賢子。丁卯七月。余省親歸里。訪友燦於環翠樓。所謂十三詩人。已半登鬼錄。高樓依舊。人物都非。吾不能不爲樓主蕭君悲。雖然。世亂方殷。求生旣不得。則不如歸。

吾真。君若以余爲知言。九泉當亦含笑矣。君性至孝。幼失恃。父多遠出。死之日。猶以未報親恩爲遺憾焉。

先府君墓表

嗚乎我府君。旣謝世之十又三年。其子華。始克表其墓者。非遲遲有所待也。蓋如是舉筆而哭者。數矣。府君之生也。弱而善病。舞勺之年。患咯血疾。每讀輒嘔。生平以不得盡讀古書爲憾。爲人尙氣節。好施舍。事親孝。喜蒔花。象鳥種以百計。天明汲於井。瓶鋤後圃。嘗以橫山老圃自命。淡仕進。吾家處士有素風焉。娶吾母同邑孟氏女也。議婚已五年未決。一日大風雨。先外祖棲於門。不之知也。禮之外祖以是賢府君。重申前約。遂成婚禮。與兄琴南先生。全居十餘年。怡怡如也。每際夏月。兩人徒步后嶼鄉。沽村釀。月下賞荷。酒酣。不知生之與死。莊子所謂達生焉者耳。方吾生也五齡。母夫人冬月一鐙。大布負於背。手女紅。吾饑

哭。府君溫糜厨下。哭止而府君暈。家人不知所措。府君幼年咯血。咸恐不永年。顧爲善者天祐。清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夜。山洪暴發。閭垣幾成澤國。吾母與家人棲於一樓。時吾病。府君以繩束腰。母夫人納於樓。繩斷。府君急救之。以薑湯進始甦。二十七年七月。吾病危。府君愛季子切。哭之慟。百方求醫。病始瘳。吾聞諸母夫人者。吾生也。非府君不能活。且無以成名。今也吾能賣藝。自食其力。而不得報於府君。嗚乎痛哉。民國十九年七月某日。葬於省垣北關外貓頭山之陽。貓頭山者。以形名也。府君諱金秀。原名祥。字式如。又字詠梅。伯祖諱長浩。字存大。配池孺人。大父諱孔嘉。字地蔭。邑庠生。配任孺人。父諱文冠。字久淳。配蔣恭人。生子男三。府君其長也。生於清咸豐丙辰年五月二十六日。逝於民國四年九月二十日。春秋六十。配孟夫人。生子男五。斌誠瓊榮華。女一。適同邑李綽官。有孫男七。鶴鳳雀鵬鵠鵬鵬。孫女七。瓊北京順直學校畢業。察哈爾口北蒙鹽局局長。黑龍江財政廳科長。吉林高等審判廳推事。華財政部財政

專門學校。農工銀行講習所畢業。分發京兆任用經徵官。監理京師阜成門。朝陽門。廣渠門。稅務事宜。嘗被選中華畫會會長。設立詩文書畫研究館于京師大佛寺。有徒數百人。嗚呼。華生不能盡孝。徒表諸石。書之時。淚下如縷矣。民國二十年八月五男華謹表。

叔母鄭夫人行狀

叔母鄭氏。同縣鄭天曾公長女。叔父梅珊先生元配。來歸即食貧。井臼親操。二十年如一日。至於市肆雞豚價格。並不之知。里人傳以爲笑。吾家之寒。蓋可知矣。方吾負笈京華。展轉十年。不得一歸。及歸母固健在。而叔母墓草已宿。緣家人以叔母死事。蔽而不發。母速吾歸者。恐不得見余。而僞發電文者。三叩。牽衣大哭。母告以死事。甲子夏五月。叔父商業失敗。延及明年。更一貧如洗焉。吾家雖有斗升之助。終不爲意。冬月雪夜。饑寒交侵。事女紅遺針於地。遍覓不得。悞

惱就寢。破窓敗絮。雪飛床前。因寒成病。纏綿不起。竟於丙寅年二月二日卯時死。距生清光緒乙酉年二月十九日。方四十寒暑。死之夜。叔父在外。七弟啟春方五齡。慘惻無依。猶疑以爲母睡也。哀哉。丙辰五月。葬東關外彌勒腹山之陽。謹述行狀。以待能文者。

綺芬浪墨序

士生今世。既不能投筆從戎。學馬伏波班定遠。立功萬里外。復不願習肩詔笑。與權貴廁於一堂。舍著述將何以寄其情。餘姚孫子綺芬奇士也。弱冠之年。嘗雪夜泛棹西湖。尋覓詩句。近居海上。不喜仕進。以所著浪墨若干篇屬序。是書行將剞劂。前序者康長素葉小鳳。康葉文名。五尺童子。無不知之者。何猶以余一言爲榮。無乃信之太深乎。余因之重有感焉。世之言佛者近於迷。此市俗之言不足道也。諸子書最足使人意遠者曰南華。南華胎息冲虛。冲虛本諸道德。

三子者惟釋典了解之。況佛學多含科學而言乎。楞嚴有曰。天堂地獄者。蓋人生前行善茹素。死則清氣上冲。否則濁氣下降。溢爲狐狸蛇蝎異類之物。天堂者天表也。地獄者火輪也。理之易明也。且夫生生不生死死不死。生死從根。輪旋無已。從無始來。生死相續。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生如夢。死復生。勞精竭神。以斷不朽。逍遙歲月。吾輩如斯而已矣。浪墨以佛學爲編要。新舊詩詞次之。論文雜文又次之。余略述佛學萬一。孫子以爲然乎。孫子言。自鳴天籟。興到筆隨。毛羽未豐。不敢高飛。敗帚自珍。安得名山乞壽。是謙恭有道君子也。果如是誰不樂告之以道。道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道可道非常道。道乃久。不甯惟是。孔德之容。唯德是從。無形之道。惟恍惟惚。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吾道將衰。得孫子爲不孤矣。是爲序。

荀息不食言論

事君之道。盡言無隱。謂之忠。臨難善全。謂之貞。忠貞之名。豈易得哉。當晉獻公疾。以藐孤托諸荀息。荀息許以竭股肱之力。且曰。其濟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可謂良臣矣。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之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斯時未聞息有弭憂定亂之策。而徒言將死之。奚齊既見弑。又奉卓子以蹈其覆轍。息徒以死塞責。嗚乎。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而致奚齊卓子於死者。荀息也。春秋傳言里克弑其君。以余言之。則謂荀息弑其君。愚哉。息也。忍哉。息也。人反以忠貞許之。不亦誣乎。夫使荀息果爲奚齊卓子謀也。則當獻公欲立之時。宜諫君以大義。曉君以利害。使召回重耳而立之。如是則可全骨肉之恩。無傷手足之誼。而師傅之職。無不盡。謂之爲忠。固無媿也。即不然。順君意而立奚齊。及聞里克作難之言。明知衆心之不附。當勸奚齊以避害。如是奚齊卓子亦可以不死。謂之貞。誠當也。乃旣不能盡言於始。復不能善全於終。而始終以死爲盡職。過矣。夫死而有益於君。則死可也。死而無益於君。而反先置其君於死地。則已之死也。

不亦晚乎。如苟息者。蓋至愚至忍者也。何足以當托孤之任哉。世人反謂其不食言。不亦過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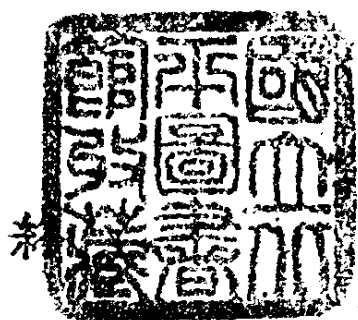
贈董生序

嗚呼甚矣哉。古文詩詞之衰。無過今日矣。世之倡保存國學者。日必大聲疾呼。以復古爲己任。及其終也。徒有復古之名。不見其真能復古也。董生舒園。從余學。沉潛於古文詩詞。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不以學古文詩詞自矜。如俗所謂好古之徒。動輒曰。吾文學柳州也。詩詞辯香東坡也。然生雖不言以復古爲己任。余頗信其能復古也。生嘗語余。吾生也不好游。當春秋佳日。每於夕陽西下。或倚石。或據梧。朗誦古文詩詞。人生樂事。莫過於此。則其所游。非凡人所能游也。余性木強。與世不合。而世之知余者。恒加勉於余。殆亦如余之勉生也。生年壯力學。不務嬉游。吾知其必有成也。董生勉乎哉。

一 鐙樓文集

二八

一 鐙樓文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

日初版

林實馨著

已出版

一 鐙樓詩集

定價一元

著

者

閩縣林實馨

一 鐙樓

聯句詞
詞鈔
詩續集

定價一元

校對者

周公阜 董舒園

一 鐙樓扇冊

定價二元

馬延齡 趙穆熙

一 鐙樓文例

墓志墓表均五百元
傳記序跋均四百元
壽序祭文行狀均三百元
題跋每件百元
凡寫作兼求者除題畫外文有文例字有字例不能混而爲一

印刷者

北平楊梅竹斜街

中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總發行處

北京東城大佛寺內門

牌五十號一鐙樓

宣統元年八月廿六日
著者贈送